



家庭抗逆力的过程与类型 ——以慢性病儿童为例

Family Resilience Processes and Coping Styles :
Cases Study on Chronic Illness Children

冯跃 / 著



家庭抗逆力的过程与类型 ——以慢性病儿童为例

Family Resilience Processes and Coping Styles :
Cases Study on Chronic Illness Children

冯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抗逆力的过程与类型：以慢性病儿童为例 / 冯跃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201-2051-7

I. ①家… II. ①冯… III. ①小儿疾病-慢性病-研究 IV. ①R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5583 号

家庭抗逆力的过程与类型

——以慢性病儿童为例

著 者 / 冯 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佟英磊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吕 颖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3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051-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项目
- ◆ 本书出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经费的大力支持

序 言

人的成长，既包括表露在外的一个又一个变化，更是内心深处跌宕起伏的自我突破与超越。处于身心快速成长阶段的儿童与青少年，发展与成长与其所在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家人交往、亲子互动、嬉笑怒骂，生命茁壮成长，幼儿长成少年。

过往的家庭教育学、家庭社会工作研究，常常将家庭视为背景性信息，加以关联性探讨，而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抗逆力培育与生成的研究者，更侧重于考察家庭背景与个体抗逆力品质的互动。冯跃老师的这本书，通过对大量外文资料的整理与检索，提醒我们，家庭抗逆力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尤其是从主体间性的关系视角，考察家庭整体与每位成员间的关联性意义重大。通过这一观察视角，基于她所接受的多学科领域的训练，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等，结合慢性病儿童这一特定研究群体，展开了翔实的观察记录与分析论述。

与国外研究经验相比，家庭抗逆力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尚处于概念引荐和理论消化阶段，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较为欠缺，关于抗逆力如何在过程与应对思路上得以达成一致更显得有些苍白。冯跃老师的这本实证性研究作品正是在回应这一研究现状。基于在社会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训练，她通过仔细检索医学逻辑与家庭日常生活逻辑的相同与不同，反观慢性病儿童在知识来源、疾病体验和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特征，归纳整理出家庭抗逆力的若干应对类型，并在深入的个案挖掘中，进行了过程性与类型性探索、提炼与归纳，为家庭抗逆力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提供了一个真实、

详尽的研究范本，可供后续研究借鉴检验。同时，对处于慢性病焦虑中的家庭来说，冯跃通过行动研究，借助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身份，通过每次与慢性病儿家庭的互动，提醒他们，什么是值得拾起的，什么又是需要放下的。

最后，值得欣喜的是，本书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外家庭抗逆力领域的仔细整理，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整合研究思路与分析视角，对于急速变革与充满挑战的中国家庭来说，显得尤为可贵。多学科间交叉借鉴、多领域关注深耕，对综合系统地解决既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在此意义上，医学领域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整合，而教育领域更有必要开启由学科教育向情境教学、现象教学等领域的探索。

时代在变化，儿童与青少年常常以不迁就成人的方式提醒我们，需要不断以新的眼光启动并激活他们更多的生命能量。

是为序！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田国秀

2018年1月1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家庭抗逆力研究	3
第一节 何为家庭抗逆力?	4
第二节 家庭抗逆力的主要研究模式	6
第三节 家庭抗逆力研究的整合思潮	14
第四节 家庭抗逆力的研究脉络分析	19
第二章 慢性病的三种分析视角	22
第一节 破坏说	24
第二节 解释说	26
第三节 抗逆力说	28
第四节 慢性病儿童研究	29
第三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33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目标	33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37
第三节 研究伦理	39
第四节 研究思路	40
第五节 研究方法	41
第四章 慢性病儿童及其家庭应对疾病的知识来源	50
第一节 显性的慢性病知识体系	52

第二节 隐性的慢性病知行体系	75
第三节 未确定中的儿童成长体系	87
 第五章 慢性病儿童与家长体验	103
第一节 可以提供支持型	106
第二节 提供部分支持型	145
第三节 无法提供支持型	169
 第六章 家庭抗逆力应对类型	181
第一节 内疚补偿型	185
第二节 约束限制型	187
第三节 疲惫应对型	189
第四节 无所畏惧型	191
 第七章 讨论与反思	194
第一节 家庭抗逆力的内涵反思	194
第二节 家庭抗逆力的苦痛隐喻	198
第三节 慢性病儿童家庭抗逆力支持体系	203
 结 语	208
 参考文献	210
 附 录	225
 致 谢	268

导 言

积极与消极，这看似矛盾对立的两种主观表达，在日常生活话语中往往频繁流露，成为情感与行为表现中两个方向对立且又时常迅速转换的互为过程。然而，遗憾的是，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积极或消极的研究显得困难重重。虽然以积极心理学为代表的抗逆力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蔚然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具有标志性的研究发现往往很难以实证方式加以佐证。一方面，或积极或消极的心态建设往往成为人际交流中外显于表情与行动、内化于心思的一种内外体验，但往往显得过于随意多变；另一方面，对心态或情感的研究往往又因其过于主观化而无法共享并得到充分论证。

处于儿童期的种种疾病的显现样态，作为一种慢性的逆境事件，常常会让与逆境线索发生关联的抗逆力的研究显得耐人寻味。长程的疾病表现，又让积极与消极的应对反应更富有挑战性，其中出现的彼此转换与对患儿及家庭的影响往往会演绎出若干种表现样态。儿童受其成长氛围的影响很大，而疾病的线索往往是在逆境挫折层面构成患儿认知世界的某些特别路径。对患儿及其家庭在疾病应对方面的类型与过程研究，构成了本书的核心议题，目的在于反观疾病及其心理、社会与文化等要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加以组合，而这一过程又如何通过儿童感知外在世界的牵引内化为“身体-心理-性灵”一体化的综合体验。

对慢性病儿童的研究，目前依然仅在临床医学、护理学、医务社会工作等少数几个学科领域里展开，少有基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观察记录。而科学主义的研究倾

向，又常常使得对疾病儿童的观察过于偏向疾病的病理治疗，而忽略其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成与再组织策略。这也是作者专门构思此书的目的所在，即尝试从儿童成长的家庭生态系统层面，探索慢性病与积极策略组织的儿童成长体系，并对疾病类型与家庭支持类型加以过程式归类分析，从而系统反思家庭抗逆力在系统整合研究观点下的几条主要演变路径。

第一章 家庭抗逆力研究

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对“家庭”的界定，往往是基于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意义上的理解，由此衍生出核心家庭、联合家庭以及扩展家庭等概念。晚近以来的大量中西方文献逐渐开始倾向于把这一界定方式看作“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符号”，在 Stacey (1996: 3) 看来，许多传统的定义元素是和社会上不同利益团体的相对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如家庭应该是一个基于婚姻的小单位，意味着异性的夫妻、爱情、性专一、合法婚姻等，这一理解内涵往往构成了社会制度与社会实体意义上的“静态”家庭意义。而从更为流动且主体性意义上看，对家庭的内涵理解恐怕依然有待于超越这一既定的框架，吸纳更多可能性的要素。事实上，我们的确不应该把家庭看作稳定的一个社会机构，而应该看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不应以传统的形象和标准来判断家庭，而应更多地从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等方面来判断。

“家庭”一词所包含的更多事实层面的变化内涵，恰恰构成了讨论家庭抗逆力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只是从社会制度角度使用家庭的含义，显然无法准确理解基于情感层面的亲密关系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变相排斥了更多意义上的家的组合，如福利机构的儿童之家、失独儿童的准监护之家、与医护人员等建立的医院之家等。也许这些情况并不在人口基数上占太大比例，在稳定性上也十分欠缺，但的确对于考察儿童及其成长支持体系提供了超越现有制度范畴的更多类型的家庭组合。

从“抗逆力”视角来看，对“家庭”的认知往往是在“主体间性”意义上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加以设计，区分截点亦在于

心理动力的实际来源与主体性意义上的关系认同体系，由此可以推出，家庭抗逆力意义上对“家”的理解，既涵盖了现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习俗规定意义上对“家”的定义，也有必要覆盖象征一种亲密关系与强社会关系作用下的心理动力来源，如精神之家、信仰之家、同性之家等类家庭内涵的超越一般意义的家庭^①，都可以纳入对家庭抗逆力的研究议题讨论。因此，家庭抗逆力也是个体在理性与情感力量推动下对“自我”格局安放的一种方式策略。

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过程视角来看，伴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其对家的认知与家庭形态的变迁，也常常在个体不断变化的认知过程中反复改变，既包括儿童、青少年在成长期的家庭，也包括成熟期的婚后家庭，更包含种种生活事件之后的各类家庭关系组合。

由此可见，无论是时间维度上家的内涵与实质意义的变迁更替，还是空间维度上的形式与实质意义上的家庭类型，都构成了讨论基于家庭交往构成的抗逆力来源意义上的讨论起点。这也是在对家庭抗逆力这一概念分析展开前对“家庭”概念的解析与再诠释。

第一节 何为家庭抗逆力？

在众多有关抗逆力（resilience）^②的研究文献中，家庭常常被看作促进个体抗逆力生成的背景性因素或是风险及保护机制（Rutter, 1979；Jenkins & Smith, 1990；Werner & Smith, 1992；Masten & Reed, 2002）。然而，近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身上

① 这里提出“类家庭”一词，尝试勾勒以居住空间、地域、生活方式及状态为情感认同依据纽带的规定性，对于探索回答更多带有缺失意义上的家庭的正规及非正规支持体系等，有着无法估量的社会意义。

② 有关 resilience 一词的中文译法，席居哲等（2008）已经做了专门梳理，包括心理弹性、心理韧性、复原力等，此处不再赘述，而选取其中“抗逆力”译法，意在强调外在环境与个体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而不仅仅是内在心理意义与心理表现。

所表现出来的抗逆力，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整个家庭应对逆境的能力，与个体抗逆力的生成最为密切的因素来自家庭提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远远超越其背景性意义本身，而是抗逆力生成的又一独立的功能实体。对抗逆力的研究，除却已有的个体层面探究，更加有必要从家庭、社区等多个层面加以专门研究，这些层面分别预示了十分不同的抗逆力表达内涵、实施方式与策略模式。以下集中梳理家庭抗逆力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对其内涵界定、研究模式、发展趋势等进行专门的梳理与系统反思。

从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角度说，家庭抗逆力（family resilience）的产生及发展相对较晚。对家庭抗逆力的关注及系统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期学者对家庭压力理论与家庭系统理论的探究，两种理论重点研究家庭在面对危机境遇时，如何能够迅速做出适应性的调整策略，以帮助家庭成员转危为安、摆脱困境。

究竟何为家庭抗逆力？对这一概念的解读莫衷一是，基于对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不同视角，对其定义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以下是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概括。

第一是作为一种适应方式的₁家庭抗逆力。在 Hawley 等（1996）看来，家庭抗逆力指的是家庭成员面对压力时的适应及转变过程，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极面对危机境遇，整合各种风险及保护因素，彼此间达成共识性愿景并生成发展性路径。

第二是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的家庭抗逆力。McCubbin 及其同事（1996）在基于多年的家庭抗逆力模型研究中，从自我修复的角度，指出家庭抗逆力是个体和家庭成员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表现出的积极的行为模式和应对策略，以帮助作为功能性实体的家庭尽快从危机中恢复出来，确保家庭成员的幸福安康。

第三是作为一种关系构建能力的家庭抗逆力。在 Walsh（2013）看来，作为独立功能单位的家庭，在面对重大逆境或破坏性的生存挑战时，常常要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加以调适，因此，家庭抗逆力指的是家庭在面对种种不利环境时获得的机智灵活的反弹能力，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积极的危机承受能力、挑战能力以及自我

修复能力（self-righting）等，家庭抗逆力不只是压力管理或经受逆境考验，更包含了个体及社会关系层面的潜能转变与提升的含义。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及角度，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勾勒出家庭抗逆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性实体单位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适应方式，还是家庭自我建设与修复的过程，还是家庭成员内部以及家庭以外社会关系的重构，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家庭抗逆力表达的内容与方式，而内外危机或压力源以及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及优势都是学者们所普遍强调的。综合上述定义，或许以下的概括更能体现出当前我们在系统反思家庭抗逆力时的一种整合思维：所谓家庭抗逆力，指的是以家庭为功能实体，在应对内外危机与压力源时，表现出的以家庭良性运行为目的的修复、调适与关系重建过程，以帮助家庭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第二节 家庭抗逆力的主要研究模式

家庭抗逆力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被展开以来，其内涵、意义及解释在大量家庭治疗临床工作中存在，或是带有累积性或是独树一帜地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模式及路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致力于家庭压力研究的学者聚焦于家庭如何面对经济萧条及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重重危机以及对成功摆脱危机困境的家庭所具备的独特品质的研究。如 Komarovsky（1940）对失业男性及其家庭的调研，证明家庭认同品质对帮助家庭成员应对危机、摆脱困境具有关键意义；Burgess（1937）把家庭危机分为三类，包括生活状况的改变、家庭成员的观念冲突、家庭成员的丧失或离去；Angell（1936）提出了家庭整合和家庭适应力两个概念；Koos（1946）研究了纽约低收入家庭和罗切斯特中产阶级家庭各自存在的问题，描述了家庭危机如过山车般的处理过程，包括危机、解构、恢复、再组织等，同时开发出适应及整合的评估

量表。这些基于危机和压力的研究基础无疑为下述学者为家庭抗逆力研究模式的累积性贡献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

一 ABC - X 模式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 家庭抗逆力通过 Reuben Hill (1949, 1958, 1960) 的“ABC - X 模型”(也称为家庭危机模式) 研究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该模型包括四个要素。

“A” (the event/stressor) 指压力源事件, 是潜在的、可能引起个人或家庭系统发生改变的或是破坏原有家庭现状的事件, 无论是家庭内在或外在、正常的或是非正常的事件都能成为家庭的压力事件; “B” (the family’s resources for meeting the crisis) 指应对家庭危机的资源或力量, 包括家庭成员个人资源 (如理解能力、知识和技能、人格特质、生理和情绪层面的健康状况、自尊和掌控生活的意识等)、家庭系统的资源 (如家庭的沟通、家庭的组织结构、家庭的凝聚力、领导模式等) 和社会资源 (如医疗机构、学校、教堂、政府机构等); “C” (the family’s definition of the event) 指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认知或定义, 这是决定家庭压力严重程度的关键; “X” (the crisis) 代表压力或危机, 任何突然的改变使得家庭原本平衡的状态起了波折, 便会对家庭形成压力, 家庭对压力事件所赋予的意义是决定家庭压力经验严重程度的关键。

在 Hill 看来, 一个家庭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威胁或破坏之时, 便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一种压力, 而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 使得系统的危机程度得到有效的降低或消除, 家庭会以原有的个人认知及社会资源来应对压力和危机, 重组他们的结构、角色、互动方式及彼此间的关系。Hill 的研究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已有的压力导致危机的认识, 把几种调节机制作为变量引入进来, 进一步区分了对家庭抗逆力生成具有关键意义的两类变量 (包括家庭对当前境况的认知以及家庭现有资源); 从而为后来家庭抗逆力研究几种模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 Wesley Burr 的研究模式

Burr (1973) 在已有的 ABC - X 模式及相关的其他研究基础上, 专门对各类家庭易损性要素 (vulnerability) 以及由此而新生成的应对能力 (regenerativity) 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的易损性要素指的是有可能引发家庭危机的各种内外因素, 如家庭成员对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家庭适应力等; 新生成的应对能力主要包括协商、婚姻调整等。在 Burr 看来, 这两组变量直接决定了家庭面对风险危机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恢复过来。

三 双重 ABC - X 模式 (Double ABC - X)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McCubbin 和他的同事们 (McCubbin, Patterson; 1979, 1983, 1988, 1993) 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 提出了修订版的 ABC - X 研究模式, 也被称为双重 ABC - X 研究模式, 家庭压力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静态的结构化描述到动态的时间序列的变化过程。

双重 ABC - X 模式在已有模式基础上, 增加了四个变量: “aA”, 指的是累积的压力, 当家庭面临一种以上的压力事件时, 当前的压力事件也有可能让先前未解决的压力事件变得更加剧烈, 从而导致家庭的失衡; “bB”, 指的是因变化的压力而产生的新资源; “cC”, 指的是家庭对累积中的危机、压力事件, 现存及新开发的资源的界定或是再认识, 在这一阶段家庭若能把压力视为一种成长, 而非一种困扰, 则摆脱困境的概率将增大, 反之, 则增加家庭累积性的困扰; “xX”, 家庭因前面多重因素作用而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适应或是动态平衡。这里强调的是在家庭整体需求与家庭成员间取得均衡。

McCubbin 等人的双重 ABC - X 模式通过增加新的变量, 观照到家庭面对危机时的应对策略及过程, 将压力的累积效应和资源再生纳入分析框架, 更为关注压力累积所产生的复合效应, 而不是简单地面对危机本身, 就像 Van Breda (2001: 100) 所言, 从

危机状态到适应性调整所导致的结果改变，实质上是学者们从家庭压力研究逐渐向家庭抗逆力研究的转变。

四 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 (FAAR)

McCubbin 等人 (McCubbin, Patterson, 1983) 在双重 ABC - X 模式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正,提出“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FAAR),更加侧重描述家庭如何在需求与资源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对“巩固、适应、调整、抵抗、再构、平衡”等七个环节的详细勾勒,在大量的追踪研究中,McCubbin 及其同事发现,每个家庭面对各类危机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适应阶段:抗拒、再构及联合。当危机事件到来时,很多家庭表现出拒绝接受的态度,从而导致家庭危机的出现,同时也预示着家庭面临调整与改变的必要,从而推动家庭成员建构新的家庭格局。有时一些家庭成员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转变,恐怕这种需求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导致家庭的解构,当然也是新的家庭关系格局的开始。调整并不等于适应,调整恐怕是家庭面对危机时的短期反应,而适应包含了再构性适应以及巩固性适应两层含义。

五 双重 ABC - X 的类型模式 (T-Double ABC - X)

考虑到家庭类型的不同将对家庭的沟通方式、适应能力以及问题解决方式等家庭生命周期的运转带来直接的影响,1989 年,McCubbin 等人在 FAAR 基础上提出了家庭适应与调整的类型模式研究,侧重把家庭类型因素 (T factor) 和脆弱性因素 (V factor) 纳入已有模式,拓展对家庭的调整与适应路径,关注到家庭生命周期对于理解家庭的脆弱性以及抗逆力程度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成员共享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对家庭良性运转的重要意义,把家庭架构作为压力评价 (对逆境的定义或是认知) 的补充层面。

六 家庭调整与适应的抗逆力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McCubbin (1993) 等人正式把抗逆力研